紅樓圓夢/0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圓夢

◀上一回

第五回　償舊債一樣葫蘆　荷新封兩般翟茀

下一回▶

卻說寶釵雖回薛宅，原想江南信來自然設法，那知半月杳然無信。正在暗裡著急，忽見定兒一行淚一行告訴道：「我替二奶奶倒砂仁湯去，蟾姑娘吆喝著不要倒。我說，姑娘氣息，略倒點兒不值什麼！他說：『既不值什麼，你就去賈府裡倒去，我這裡輪不著賈府裡奴才倒！』我還說，我就不倒，但蟾姑娘不犯生大氣，奴才奴才的！蟠大爺聽見趕出來，說我罵了他，踢我兩腳，碗都砸了。還說『什麼好貨？前因寶玉給他老子打了，就歪派我說了他壞話，參唆太太和我淘氣。後來就靠著這個金呀、玉呀，陰謀詭計，對上寶玉，趁我不在家，偷偷兒嫁了去！就該長在他那裡，怎麼又回來？還叫那奴才秧子在這裡鬧……』」定兒沒有說完，

寶釵「咕咚」一聲倒了。鶯兒趕忙哭著、叫著，姨媽和岫煙聽得也來了，救了半日，寶釵「哇」的一聲，吐了一口紅，才醒了。

原來薛蟠自香菱死後，仍去找了寶蟾來做妾，諸事把持，連姨媽也常受氣。薛蝌本有夙嫌，只得弄一館，上議敘分發天津去了。邢岫煙性子最好，任他吵鬧總不言語。惟寶釵是賈府的人，還讓他些；今見奉旨休歸，正想降伏，借著此事就鬧起來了。那時，姨媽要教蟠兒理論，寶釵帶病力阻，但自此臥牀不起。

一日午後，獨自掙起來，坐在房裡，聽得外面道：「鶯兒姊姊在家麼？」寶釵就問：「是誰？」那人急忙進來請安，卻是傻大姐。寶釵道：「你是太太差來的麼？」傻大姐道：「不是，太太叫我到園子裡剪花。恰好這兩日工匠出入，外面園門開著，我趁便來望望鶯兒，和他借條裙子。」寶釵道：「借裙子怎的？」傻大姐道：「二奶奶不知，林郡主與寶玉爺九月初三要回門呢，合府熱鬧非常。我想臨時難借，故趕著來和他借定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們江南信還沒到，你怎的知道？」傻大姐笑道：「二奶奶不知，信早來了。我聽得他們說，就因你這裡事，老爺不肯管，所以瞞著你。不然，那些修園的銀子，那裡來的呢？」

寶釵聽了，就和衣倒下，不知不覺只見鳳姐走來恭喜道：「寶妹妹，另對了親了。」寶釵著急道：「你說什麼話？」鳳姐道：「你還裝什麼呆？你難道不知道？就是南京甄寶玉的二房！」寶釵發急道：「我的事都是你誤的，你還刻薄我！」鳳姐道：「別人怨我，罷了。你怎麼怨我？我問你：假造金鎖，說是金配玉的，是誰？坐在牀上替人家趕蒼蠅的，是誰？借衣妝棺，說不忌諱的，是誰？未做媳婦，先在上房及園中監察的，是誰？先打算興園中利的，是誰？就是頂替娶你的時節，你不上轎，難道『牛不吃水，強按脖子』麼？」寶釵此時心中乾急，又說不出來，哽哽咽咽。恍惚又是和賈母在一處。於是兩腿跪下，抱著賈母的腰說：「老太太，救我！」但見老太太呆著臉兒，笑道：「如今不干我事了。鳳姐兒，你送他到寶玉處一看，就明白了。」不覺身子虛惶惶的，就進了怡紅院。笙歌繚繞，多少人擁著寶、黛二人坐在上面，交杯飲酒。打橫西首是紫鵑，五兒東首，虛著上座，下面便是芳官。寶釵顧不得人，叫道：「寶玉，你好，你好！」只見寶玉笑道：「寶姊姊，林妹妹這苦味兒你也嘗著了？」就將來，把他向東首上座一推而醒，已是三更時候。翻來覆去，那裡睡得著。自己掙扎著爬起來，圍著被坐了一會，覺得窗縫裡透進一股涼風，吹得寒毛直豎，無可奈何，又躺下了。

且說如今黛玉因賈政父子要進京復命，選擇了九月十五，大隊人馬動身。十月朔，已到良鄉。北靜王又著宮官迎著，要接郡主先到王府。宮官回明，賈政就先走了。這裡賈政父子至鐵檻寺住下。次早大朝，龍顏大喜，加賈政宮保，寶玉命在樞密院行走。謝恩出來，北郡王在朝房等著，賈政忙趨上，叩謝北郡王道：「正要上北府去。」北郡王道：「親家合嘛！初到事忙，竟請回府。妹丈自然到舍下，見過家母，再同舍妹雙回。但家母同舍妹尚在宮裡呢！」

賈政因命寶玉跟去，自己先回府第。只見府門口的燈樓、彩球，已經出色。自賴大、林之孝以下的十餘人，一排兒分兩邊站著。正門、兩角門六扇齊開，一直望進去花園似

的，一路的銜牌擺著，也數不清。到了垂花門口，便是十來個五彩紮成的香雲蓋，湧起一座鼇山，掛著各色式樣玻璃的燈，垂下絡索。

穿堂上通是宮燈、明角，十分燦爛。就是那些陳設古董，也各自配著顏色。這自鳴鍾一響，便應著一二百座一同的響將起來，真如月殿雲階一般。賈政下轎，賈珍、賈璉便令合家大小人等上前請安。賈政問：「多已完備了麼？你兄弟在北府裡，就同郡主來了。」

停了一會，只見王府裡多少護從簇擁著寶、黛二人，到了二門下轎，先拜了家祠。賈政因天氣甚短，恐郡主太勞，就說自己拜見過了，叫王夫人陪邢夫人同見。以後「玉」字輩男女分作二起，「草」字輩也作二起，直至賈蓉、胡氏，禮畢，重到榮禧堂設席家宴。中間朝南一席，郡主獨坐；對面兩席：西首是探春等，東首尤氏等；東邊上首朝南是邢、王二夫人，巧姐旁坐。唱的是《長生樂》，乃劉、阮入天台訪仙女，先遇了無數山妖木怪，幸觀音救護，仍得合為夫婦故事。

席散入房，黛玉便問：「寶姊姊呢，怎麼不見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問過太太，說我出家後，他就回家養病，至今未愈。我明日要去看他。」黛玉道：「你還做夢呢？」便將奉旨大歸一節，詳細告知。寶玉道：「頂替一節本屬荒唐。但寶姊姊不比襲人，那襲人在前使多少詭計害你，這頂替又是他起的，我走了他就嫁了人，這種沒良心奴才，斷斷不能再用。至寶姊姊，究竟是自家姊妹，況他不過不能匡正罷了！若長在姨媽家，是我薄倖了，怎麼好？」郡主道：「你放心！我昨在北府裡，太妃娘娘告訴了我，我就求了太妃，朝見時同求宮裡，聖人已允下了。明早你進朝，定有恩旨，你就捧了到姨媽家，我在那裡等你。」

寶玉大喜。

明早郡主到上房請安，就提起寶釵。王夫人道：「這事連我對不住他。因昨兒好日不便說，但終要郡主設法。」因將前事說了一遍，郡主也將求過中宮，大約今日有恩旨，要去接他同來的話回明。王夫人大喜道：「這樣大賢大德，我從前實在糊塗，錯認了人！」

郡主即坐轎到薛家。薛家本無甚人，這日薛蟠又同寶蟾上夏金桂的墳去了。頂馬到了，將鞭子打得門亂響，說「郡主拜會」，慌得同貴把門開了。郡主至大廳下轎，姨媽

領岫煙出來跪接，郡主急忙扶起，拉手同入上房。問寶姊姊在那裡？隨同姨媽到寶釵牀前。寶釵無奈，便叫鶯兒、定兒扶著要起來。郡主止住道：「我和你至好姊妹，斷不要拘禮！」就在牀沿坐下。只見寶釵玉容消瘦，十分憔悴，喘了一會，隨說道：「蒙郡主光降，苦命的人得再見一面，實為萬幸！」郡主道：「姊姊，你的心事我知道，我今日特來請你回去。」寶釵歎了口氣，又喘了一回道：「從前作事荒謬，自悔無及。今雖蒙郡主海涵，奈有當今的明旨在這裡。」郡主道：「寶玉就來，來時便有恩旨，只顧放心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寶玉一直進來，先替姨媽請安，隨叫一聲「寶姊姊」，四個眼睛相對瞪著，這種盈盈有淚、脈脈無言的光景，實難為情。倒是郡主問道：「恩旨已有了麼？」方把寶玉提醒，道：「正是。寶姊姊已封為淑人，著即接回完聚。即刻來降旨了。」大家從新道起喜來。寶釵滿眶眼淚道：「總是郡主恩典，至死不忘！」郡主道：「自家人莫說這話。倒是寶姊姊須掙扎起來謝恩，才好。」

那知寶釵的病，本因大歸憂結所致。今聞重得團聚，又封了淑人，正如前書顰卿絕粒時候，知侍書說對親的是假話，便陡好了一樣。況郡主又親手將人參膏子濃調送喝，此君絕交已久，忽然闖來，力量甚大，便道：「郡主福星降臨，已覺神氣清爽，承諭極是！」就叫鶯兒扶起梳洗。人逢喜氣雖則瘦怯，也可勉強支持。郡主一面命人去取三品命服，一面預備香案才畢，夏太監一馬已到。寶釵左手扶著鶯兒，右手扶著雪雁，俯伏聽旨，道：「前將賈寶玉所娶薛氏勒令歸宗，咎由自取。但昨林郡主入宮，再四代為懇求。薛氏著仍令接歸完聚，並封為淑人，以彰郡主檀木之德！」謝恩已畢，太監自上馬去了。寶釵又要叩謝郡主，郡主力辭，便請姨太太同過去，姨媽道：「今日舍下無人，過日再來道喜。」郡主見薛家十分清苦，岫煙連那年當在「恒舒」幾件棉衣，都不在身上，知斷不能就來，便命揀一乘後檔軟輦車與寶釵坐了，自己仍與寶玉坐轎同回。

到家後，婆媳、妯娌自有一番尉藉的話，不必細說。

次日，郡主又命紫鵑拿二百銀交鶯兒，私自送到薛家添補衣服。去後，只見寶玉進來，笑容滿面。郡主問道：「又為著甚的？」寶玉道：「今日是雲妹妹的妹夫三週年。我剛才去作弔，見雲妹妹正哭得悽慘，那知他妹夫從外面好端端走了進來，大家駭得要死。妹夫道，他並沒死，是甄士隱仙師度他出世，今才回來。——替我一樣。」郡主道：「胡說！你是下場迷失，事或有之；他明明病死，有屍身，有棺木，如何說得去？」寶玉道：「大家也這麼說。他說，他棺裡是條竹杖，係仙師的遮眼法。雲妹妹不信，即刻

叫人將棺木劈開看時，果是竹杖，方才信了。因問他，既度了去，為甚又轉來？他說，那日因我的師父到甄仙師處下棋，說起我已下山，他心裡動了一動。那知甄師送客後，就叫他吩咐道：『塵緣已動，不能再留。』說他尚有三十年洪福，索性去享了再來。但他必改了姓甄，功名方順遂。他尚在徘徊，仙師把他肩膀一拍，吹了口氣，就在空中虛飄飄的駕雲一般，等下地來，已是自家門首。他所以已改了姓甄，名繼，明日來時，竟叫他『甄姑爺』是了。」郡主聽了，也替湘雲驚喜，因道：「我前日去看雲妹妹時，光景迥非昔比！今有這件大喜事，也得花好幾個錢，你明日帶一百銀子，並你的幾套衣服去與妹夫，才是。」寶玉道：「不錯！」遂即收拾完備，次早親身送去。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